

一旦掌握了“律詩”的基本規則，必須注重詩氣、立意、用詞的健康。詩歌應

# 陸鏢章詩話

可以與智者分享，卻難以與普通人表達。

《古今隱逸詩

人之宗》說：淡而愈加濃郁，近而愈加濃郁遠播。（純粹而濃郁，近在咫尺而又綿延至遠方。）

〔淡〕

〔濃〕

〔遠〕

該基於真實的感情，追求詩意情懷。不要強迫自己完全符合律詩的嚴格規則，結果寫出毫無生氣和情感的

古詩能夠歷經歲月流傳下來，是因為它們巧妙地捕捉了情感與景色，生動地描繪出來。因此，它們總是保持新鮮，靈感源源不絕，應用廣泛。作為一名詩歌學習者，應當向多位老師學習，尋求那些具有深厚詩學修養的人的指導。尊重他們作為詩

提升詩意，應追求優雅和深邃，呈現一個精緻而優美的景象。詩歌的核心在於表達內心深處的情感，因為每一個方面都與情感相關。無數的思緒糾結在詩人的心頭，形成了眉頭的皺紋和心中的負擔，直到它們在某一刻迸發出來，化為詩歌的文字表達。這就是詩歌創作的過程。詩歌必須具有個性和真實性；否則，它就變成了空洞的文字。詩歌代表了人類精神的



澳洲詩書畫學會 陸鏢章

宋代《老人詩思錄》曰：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故古人云：“夫和平之音淡薄，歡愉之詩辭難工。”詩歌的意義和意境，是通過詩意來傳達的。詩歌講究清雅，講究內涵，講究深度而不講膚淺，講究含蓄而不講激烈。濃烈直白的詩容易理解，含蓄深奧的詩難以理解。唉！

歌的導師，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理解中華文化的深奧，避免狹隘之見。詩文化的根基來自於多年的讀書和深思。正如孟子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讀書滋養人的浩然正氣。古代學者運用孟子的養氣說來討論詩學，當一個人的氣息養得充沛，文彩自然宏大清明。不讀書的人，是在剝奪自己潛在的才華。



悉尼老年大學六周年慶典大合照

## 這裡夕陽景色好——記悉尼老年大學六周年慶典 陸立蕊

2024年12月2日，悉尼各界嘉賓和悉尼老年大學的師生們在Auburn市政廳舉辦慶祝悉尼老年大學成立六周年慶典活動。

悉尼老年大學自2018年11月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為澳洲的中、老年華僑、華人提供藝術、生活和多元文化等方面的課程。始終如一堅持“老有所學、奉獻公益，互為師友、多元文化”的辦學宗旨，不斷探索為中、老年朋友們提供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和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學校開設的課程不但要滿足不同興趣愛好中、老年人群的需求，更重要的是

吸引更多中、老年朋友“走出家庭融入社會，克服孤獨增強健康”的理念，使晚年生活更加充實幸福。

喜慶鑼鼓慶典開幕，  
靚麗風彩翩翩起舞；  
京滬越劇精彩紛呈，  
悠揚歌聲美好宏圖。

六周年的歷程老師們辛勤耕耘和無私奉獻功不可沒，使學校成為一個充滿愛和溫暖的大家庭，每一位學員的熱情參與和不懈努力使這大家庭充滿生機和活力。

展望未來期待悉尼老年大學越辦越好！

## 篝火 桑梓

今天 我將回歸大自然  
點亮餘燼的火苗  
想貼近大地近距離看看火星上  
那天點燃的篝火是否還在燃燒  
往日的友人是否還在添柴撥火

為了保存普羅米修斯的火種  
我總是把火苗偷偷藏在心臟  
以自己的熱血點亮火苗不滅  
以翻江倒海的激情加熱火苗

地球啊 大地啊 今天我來啦  
我來釋放所有被禁錮的熱情  
我要劈啪劈啪飛濺我的思想  
我要在腥紅火堆裡升起太陽



篝火前的悉尼露營文友

朋友 添一根柴火撥幾星火苗  
替被熄滅的高舉思想聖火者  
替被高昂頭顱被銷毀的靈魂  
傳遞世界這端篝火燃燒訊息

雷雨 浪花熄滅不了的火苗  
啟明星在東方地平線出現時  
北斗七星在北方上空閃耀時  
燃燒的篝火在人們心中點亮

# 澳華新文苑 第1188期(B)

## “愛我吧，不要救我” ——嚴歌苓筆下名妓扶桑錯綜複雜的情愛故事 何與懷

（接上期）但是也有人指責說，嚴歌苓在對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繪上是表現“東方主義奇觀”。指責者認為，嚴歌苓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和政治立場對“東方主義”和種族“奇觀”進行顛覆，而相反的卻似乎深深自戀於這種“東方主義”的異國情調的再次言說，因而《扶桑》表現出一種“自我東方主義”，成了她勤奮多產的創作中“一部令人遺憾的討巧的作品”。

我覺得這個指責是需要駁斥的。

“東方主義”（Orientalism）或譯為“東方學”，原是研究東方各國的歷史、文學、文化等學科的總稱。愛德華·薩義德於1978年在他富有爭議的名著Orientalism裡專門另立特別定義，認為它是一種西方人藐視東方文化並任意虛構“東方文化”的一種偏見性的思維方式或認識體系。於是，“東方主義”就是西方對於東方一種構建的無知和有意的自欺，在這種無知和自欺中，東方僅僅是西方為了自身行動中現實效用以及西方思想進步所作的一種構建，這樣的無知和自欺被適用於文學、藝術、思想的任何領域，然後投射到東方，使東方淪為西方滿足西方優越感的工具。“Orientalism”本質性的含義，便是西方人文化上對東方人控制的一種方式。所謂“東方主義”，一定有它的對應物，不妨稱之為“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而所謂“西方主義”，是指在西方強勢文明衝擊下，產生出來的一種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它包括了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化一廂情願的認同、誤解和有意的歪曲，也包括情緒化的對西方的拒絕，還包括了華夏文明優勢失落後知識界不服氣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態。

不是如指責者說的嚴歌苓這部作品構成“一個吊詭的困境”，更不“令人遺憾”。

扶桑的愛情故事，就是一句話：“愛我吧，不要救我”。可以來愛我，只是平等地來愛就好；不要來救我，我也不需要誰來救。這就是扶桑內心的潛台詞。如嚴歌苓自己所說，扶桑其實是很“存在主義”的。這是一個內心強大的女人，總是微笑，可以吃所有的苦，她的不反抗並非逆來順受。“你永遠打不倒一個不反抗的人”。扶桑身上的帶有神性的“古典式的善良與隱忍”與“母性的光輝”，具有高度的象徵性。

的確，東方弱女子扶桑“謎一樣”的魅力讓白人少年克里斯深深沉醉。他受誘惑，他想要拯救扶桑，他像許多基督教男性具有一個“我要救你”的理想。但他無從真正瞭解扶桑，懂得扶桑，於是他的“拯救”，必然是一個荒謬的悲劇。還有另外一個華裔男人大勇，這個可稱之為“東方惡霸”的人，他虐待寬容忍耐的扶桑，最終卻為了扶桑去對抗白人而失去性命。這又是另一個荒謬的悲劇。如論者指出，嚴歌苓以高超的藝術功力和深邃的思想觀念，讓扶桑分別與克里斯和大勇的情愛故事在性別、種族、身份方面具有多重的文化象徵意義。扶桑以她東方式的“地母”形象征服了西方的拯救者、東方的男權者以及具有優越意識的現代人，使“弱者不弱”煥發出東方文化內涵的神性光輝。這部小說沒有簡單地描寫血仇，恰恰是通過扶桑這位女性所表現的愛與寬宥，來呈現不同文明與種族間的差異性、矛盾的複雜性、人性的多重性。《扶桑》初版至今近三十年，不但沒有因時光的逝去被人遺忘，而且置於視野更為廣闊的今天，顯現出歷久彌新的魅力。無論是對於西方或者東方的讀者來說，《扶桑》均成為一種超脫於讀者既有文化語境、生活經驗和美學經驗的完美體驗。

也許嚴歌苓在文學創作中不會特別理會“東方主義”、“西方主義”這些理論。我想指出的是，正好和對她的指責相反，嚴歌苓正是難能可貴地以名妓扶桑錯綜複雜的情愛故事避免了這些理論所指出的偏頗與謬誤。

首先，對扶桑以及圍繞這個文學形象對一百幾十年前美國的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繪是否真實？是否是對“東方文化”的“藐視”和“任意虛構”？這是關鍵所在。而任何認真閱讀此書的人都會否認上述的指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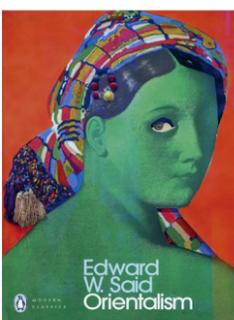
其實，指責者自己已經為嚴歌苓“解套”了。他說：

一方面，作者採用了一個十足的“東方主義”的觀看情境，書中扶桑的種種魅力展現，都是通過一個十二歲的白人小嫖客克里斯的眼睛看到的。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被戀愛中的人神化了的東方女神的形像……另一方面，以嚴歌苓的聰慧，她並不是沒有對西方文化中的“東方主義”建構毫無意識，她甚至有意識地在本文敘事中對這種凝視/觀看的權力關係與此相關的“闡釋結”進行一種“元敘事”或者說“解構”式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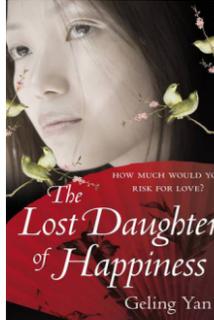
首先，指責者宣稱的所謂“一方面”的問題並不成立。通過一個十二歲的白人小嫖客克里斯的眼睛看到扶桑的種種魅力展現，怎麼就肯定是“採用了一個十足的東方主義的觀看情境”？而且，既然不單有這樣的“一方面”而且還有“另一方面”，那從根本上來說，就

行文至此，關於《東方主義》之類的理論，我還想多說兩句。我曾在其他文章指出，如果說薩義德的大著《東方主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於其新穎以及某種合理的批判性吸人眼球，那麼，在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今天，發生過而且仍然存在伊斯蘭恐怖主義全球性的威脅，又出現中共習近平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設想及其以空前力度在全球特別在非洲的推進，在世界局勢業已大大改觀的狀況下，此書總體觀點的可疑越來越為人看清了。今天，薩義德原來就爭議甚大的觀點常常淪為某些人利用的政治工具，嚴肅的學術討論對此應該有所警惕。

（2024年7月28日完稿於悉尼，為筆者長文《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中的第三節，標題新設。全文經嚴歌苓女士過目首肯。）



薩義德Orientalism（《東方主義》）封面



《扶桑》英譯本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